

選說短篇威椰

著者

阿歷山大鉅曼爾

引言

挪威長篇小說，晚近方纔發達，但其敘事的技術，卻源遠流長。在斯干的納維亞中古時代的傳說 *sagas* 裏頭，這種技術已經到了完全地步。著傳說的作家已知怎樣運用流利的對話，急速轉動的故事，和表現腳色。在跟着古斯干的納維亞文化停滯而來的若干世紀裏頭，文學以童話 *fairy tales* 的形式，在農民當中繼續生存，這種童話，在十九世紀初年被筆於書，卻以有力的土字和鋒利的機警語，豐富了挪威的語言。

當布佐恩遜 (*Björnson*)，在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出版他的第一本的農民生活的羅曼斯 (*Synnöve Solbakken*) 的時候，書中的作風，似乎這麼新穎，牠是把斯干的納維亞中古時代的傳說的明淨的簡約和低腔的着重 *low-toned emphasis* 之形式，有意復活過來的；但其中的抒情詩的性質，和溫熱的樂觀的信心，卻是屬乎少年挪威、新挪威的，而布佐恩遜便是少年挪威

新挪威的活體表現。

以農民爲藝術家的題材，是不久以前爲阿道爾夫梯德曼（Adolph Tidemand）所發見的，梯德曼繪畫穿着多色衣服的農民，以黑色木屋爲背景，有他們日常生活的簡單的景象，有他們結婚的行列或喪葬的宴會之生動的景況。布佐恩遜以同樣的背景來寫他的羅曼斯，其後較爲寫實的一代，因此曾責難他和梯德曼只表現『禮拜日的農民』（Sunday peasants）。反之，他自己的同代的人們，卻責備他太把農民生活的醜惡方面，暴行和流血和性的失檢，寫得顯露了。其中真象，自然是：布佐恩遜對於善和惡都明白地看見，當他用那時的羅曼斯的樣子來寫的時候，他卻是太過忠實的一個藝術家，不肯把他的關於惡的知識完全裁抑，不予表現。農民生活的長篇小說，佔今日挪威說部的大部份，給這種長篇小說以基音（keynote）的，卻是他的寫實主義，而非他的羅曼主義。

然而近代挪威長篇小說的創造者，並非布佐恩遜，卻是佐那士李（Jonas Lie），他的第一本書出現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在他的家庭生活的親切的描繪裏，他用的幾乎是一種完全近代

的方法。除掉描寫和回想，他容許他的脚色在我們眼前度他們自己的生活，和說他們自己的說話。他的作風也是近代的和個人的，以小小的詳情，像一個印象主義的畫家的畫布上的點點的筆一般，而發生其效力。

佐那士李雖然用的方法是寫實主義者的，卻終身都沒有寫過人生的較粗的方面，爲安穩他自己的園地起見，他強毅地反抗布蘭德士（Brandes）所說的新要求，什麼文學要有活力必須『辯論問題』。在挪威，布蘭德士所發起的運動，取得了一個決然的倫理學的轉機。布佐恩遜，當他捨棄耶穌教時，卻比前還更關心於耶教的道德，雷吼般要求一方面的改造。佐那士李是不能雷吼的，又不願辯論問題，但是家庭的專制和傻氣的傳統所施於個人生活的災殃，他把牠活潑地表現出來，也是對於人類解放的一樣真正的一個貢獻呢。

這個時代似乎有了太多的義憤，大概都是對官吏和上等職業階級而發。這個階級既然居於領導地位直至那時，幾乎把挪威的一切糟糕的事件都歸咎於牠的身上。亞歷山大鉅爾蘭德（Alexander Kielland）以這種反抗的第一個代表的資格，把以牧師和教師爲職業的人特別

攻擊得厲害，控爲使人民固守着迷信和愚昧。當其時，阿爾恩加爾堡（Arne Garborg）和阿瑪麗史克森（Amalie Skram）卻用一種足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一樣驚訝的坦白，來暴露性的罪惡的不快意的事實。

這種坦白仍爲挪威文學的一個特徵。義憤和倫理學的宗旨，我們將來可在別的形式裏找得，但以文學來合功利主義目的的建立，卻是短命的。在一千八百九十年初，紐脫哈姆遜（Knut Hamsun）帶得一個新羅曼主義，和一個新評價。前乎他的十年，總是很關心於把不重要的和暗晦的東西，拉到石灰燈下面來。哈姆遜卻再大呼優越的個人——血的跳動高和生的享受要求銳利的人——的權利。他絕不過問可以公民道德的量尺測量的德性，卻諄諄致意於那些量不出看不見的人性，這些人性是不能標明或表列出來，然而卻構成人格的精華，決定『一個人所存於你口裏的何種滋味。』

這是真的，在他後期作品裏，哈姆遜也曾嘗試過牧師式的說教，但是他的福音常常是最簡單最原素的，只及於男人和女人的相互關係及其對於地球的關係。以塞克（Sek）（譯註一）是

在人類組織以外的最初期的人，沒有祖宗，就名字也沒有。大自然是友誼而慈惠的；煩惱來自人們的矯揉造作。

哈姆遜的散漫的、東拉西扯的作風，跟牠的說話令人愉快的性質，既經影響了挪威文學的自然和從容的方面。無疑他的堅持着原素的和元始的——特別是在 *Growth of the Soil* 一書裏——在引導小說作家以簡單的或至於元始的生活爲題材上面，也有牠的影響的。然而，普通說來，近代小說家的傾向並不是羅曼主義，卻是一種寫實主義——要來描寫人生而非解釋人生的寫實主義。

挪威的天才作家既有驚人的數目補充自農家的。加爾堡是農家子；哈姆遜和波且 (*Bojer*) 都是一樣。其他，像布佐恩遜和雅各布爾 (*Jacob Bull*)，卻是鄉村牧師的兒子。所以現代挪威小說對於農民模特兒的增加運用，是部份地由於熟悉的簡單事實；熟悉曾是最少抵抗的一條路。部份是由於近代對於種族起源和種族特性的興趣。既然保存民族的傳統，經過很少和外界接觸的若干世紀的，是農民，農民便供給要找出他自己的人種型的挪威人以最豐富的園地；農民

因是便會毫不懷疑地被稱爲「真正的人民，」唯一的真正的挪威人。這種主張，也許阿爾恩加爾保表現得最爲明亮了。

不要站在階級間的爭辯的任何方，我們可以看出農民生活的短篇小說在挪威說部中所佔地方的寬廣，我們可以找出旁人對於農民和農民對於自己的態度的已經改變的痕跡。

加爾保是用一個火山爆發的力量把早年的地皮的壓迫打破的一個天才家。在他裏頭常有反抗的情調，雖然他以自己的方言爲基礎，寫 the riksmål 和 a landsmaal，有同樣的成功的手腕，他決不把他們倆所站的兩個世界調和的。反之，在奧拉夫杜恩 (Olav Dunn) 裏頭，我們卻看見已經獲得了自己的農民。他完全用我自己的鄉村方言來寫，再次申明方言是能够表明詩意的最精美的陰影的。他的平衡和自足，是屬於一個完全和他的題材諧一的作家的；而他的農民——以其家庭和地方自傲——是完全自己，沒有一點加爾保所描寫而悲歎的難種的痕跡了。

在那人種特徵的勤勉搜尋的工作裏頭——這在近代挪威說部是這很顯著的——，有一

種漸趨於異的傾向。布佐恩遜的農民是普通型。現今的作家卻各從自己的山谷或教區，取他們的題材。而在挪威那種很長很長的，一個山谷又一個山谷，以高山或寬廣的高原的分界的地方裏頭，人民是和他們的天然環境一樣不同的。安魯德 (Aarud) 的葛德布蘭德斯大林 (Gudbrandsdalen) 的堅強，是遠別乎哈姆遜的諾德蘭 (Norland) 的變幻的美和恐怖。加布麗爾司各脫 (Gabriel Scott) 的以天然景動人而便於防守的南方的孤洲，是大不同乎雅各布爾的有參天大木和衝山急流的奧斯脫大林 (Østerdalen)。人民是和他們的天然環境一樣歧異。和以上各種不同的，還有彼得愛慈 (Peter Egge) 的脫浪門拉增 (Trøndelagen) 的堅頭硬頸的農夫，或福爾克伯格脫 (Falkenberg) 的羅羅斯 (Röros) 的粗魯的農民礦夫。

有意義地，佐漢波且 (Johann Bojer) 藉以得到其國人的愛戴的長篇小說是 The Last of the Vikings，在此書裏他以同情的忠實，描繪某一個挪威的環境 (Millien)。他在國外的聲名，卻在於他的奇特而創始的觀念小說，在這種小說裏頭，他只寫某一種的感情或特徵——志向，貪婪，母愛，靈的飢餓，一種某種形式的自我表現的願望；不論什麼都可以，只要這種感情或特

徵，其強足以擠去其他一切——而使這感情或特徵作該書的唯我獨尊的元素。興趣是集中在觀念上而不在一個人身上的這個事實，利於大綱的某種的裸露，並解釋了他的最近的較有人生的溫熱色彩的長篇小說，在挪威這麼大大地得人歡迎的緣故。

在波且的觀念的長篇小說裏頭，倫理學的興趣是很高的。在西格力德鳳德塞脫（Sigrid Undset）裏，這種興趣，也佔重要位置，在她後期作品中，牠又包含在宗教形式裏。在她前期的書，近代日常生活的寫實長篇小說裏頭，顯然對於人生的靈的宗旨，對於超乎平常塵世經驗的幻滅的東西，有一種摸索。在她後期作品裏，她已找得了她自己的問題的答案。這全在於個人的靈魂和上帝的關係上面。爲的要找得對於宗教簡單地質朴地接受並以宗教爲生活的主動力的人民，她既回到中世紀去了，也就這樣成爲挪威中世紀的歷史的解釋者了。

在他們努力求自知當中，挪威人不單只向內轉到和泥土關係最密切的人民，還向後轉到他們自己的歷史。就創造的文學來說，西格力德鳳德塞脫便是後一個傾向的第一個例。

本書印行，是以解答除了從斯干的納維亞文的翻譯所表明的幾個大名以外，還想知道一

些北國文學的讀者的問題的。對於大作家並不曾忽略的本書，同時包含了在他們自己國內很知名而被愛，但在此地還沒人知道的許多作家。把他們用編年次序排列起來，我們已經努力去表明自七十年前布佐恩遜刊布他的最初的農民短篇小說以來的挪威說部的發達狀況。

我們選擇時，似乎至好是只限於完整的短篇小說，不從較長的作品中去揀某景某章，雖則這是不免摒棄幾個在挪威說部裏自然有地位，卻是不曾寫過短篇小說的作家。篇幅有限，常使我們只能對於各個作家選其一篇。這層對於有些作家，像佐那士李、阿爾恩、加爾保和西格力德、鳳德塞脫，他們的作品，自然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作風的，我們特別覺着歉意。然而，我們希望在各個作家的作品前的傳略，可作為願意於讀本書外作更深的研究的讀者的一個有用的指導，本書目的本在於——也只能在於作挪威說部的一個楔子（an introduction to Norwegian fiction）。

出版委員會已經預備好和本書相類似的丹麥和瑞典的短篇小說集了。

漢娜阿斯脫路甫拉爾生（Hanna Astrup Larsen）

十七年十一月十九譯完。

(譯註1) 以塞克爲 Knute Hamsun 的最偉大的著作 Growth of the Soil (1917) 的主角。

目錄

引言.....	1
跳舞會的精靈(The Spirit of the Ball)——A. K. Rind	1
死(Death)——A. Garborg	15
一朶玫瑰(A Rose)——A. Skram.....	35
咖啡卡爾麗(Coffee-Kari)——* J. B. Bull.....	53
生的叫喊(The Call of Life)——K. Hamsun.....	85
約指(The Ring)——K. Hamsun	99
佐爾增大姆，語言學家(Jörgen Dam, Philologist)——T. Krag.....	103
冰凍來時(When the Frost Comes)——H. Aanrad.....	111

幾尼亞約克或船主價哈爾德生的雄雞 (Guinea-Jack or Skipper Gerhardsen's Cock)

——J. Hilditch..... 一四一

彼德梭爾伯格抵家時 (When Peder Solberg Came Home) ——P. Egge..... 一七一

歸來 (The Home-coming) ——J. Bojer..... 一八五

尼爾士判袖爾和他的時鐘 (Nils Punctual and His Clocks) ——G. Scott..... 一二一

耶誕節 (At Christmas) ——O. Dunn..... 一三三

老黑格利的最後的跳舞 (Old Heggeli's Last Polka) ——J. Falkberget..... 一六五

獵麋者 (The Moose-Hunter) ——* Mikkiel Fönhus..... 一二七

西蒙生 (Simonsen) ——S. Undset..... 一二九

後記..... 一三三

*附註：做有星點記號的兩篇係取自『亞美利加斯干的納維亞評論』，『咖啡卡爾

麗』係 Sigurd Bernhard Hustvedt 英譯，『獵麋者』係 Jessie Muir 英譯。餘均為

Anders Orbeck 特為本書而英譯的。

跳舞會的精靈

阿歷山大鉅愛蘭德著

臺灣省議會

財政委員會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著者小傳

阿歷山大蘭慈鉅愛蘭德 (Alexander Lange Kielland 1849-1906) 生於一個在史大文格 (Stavanger) 的事業界和社會上都佔了一百年或一百多年的首要地位的家庭裏。他會跟着他的家庭的傳統，進事業界，但他捨棄事業而專致力於著述。鉅愛蘭德眼光上，是以四海爲家的人，但却常常深深地依附着他的故鄉的城市。在他的 *German and Worse* 和 *Skipper Worse* 兩部長篇小說裏，他把那舊的城市，跟牠的幾個貴族的家庭，和牠的勇於任事的下層階級、船主、漁夫和小商人，怡情地作深切的描繪。雖然他自己是最幸運的人類的一個，鉅愛蘭德也大量地跟反抗勢力聯盟，用他的筆尖去維護他所認爲正義的壯舉。 *Working Folk*, *Else*, *Poison*, *Fortune*, *Snow* 和 *Midsummer Festival*，都是攻擊各種社會的惡俗或衰敗的傳統，攻擊對窮人的掠奪，或教育的空虛，政府官吏的驕橫，或牧師的殺死歡快的惡勢力的。這種傾向有時太顯露了，不免使藝術的完美受損，然其流利的敘述，修飾的文體，和敏捷的腳色描寫，

